第一章　巧計救王爺

承熙十六年，八月。

再有幾日便是中秋，月亮只剩一小塊缺口。

夜已深，阮家別院燈火一盞盞亮起，從大門蜿蜒到後頭廂房。廊下竹簾或高捲或低垂，錯落有致，丫鬟婆子們在簾後穿梭忙碌，將卸下的箱籠一件件往裡搬。

滴翠捧著件大紅羽紗面的鶴氅，四下巡視，見有人躲懶便停下訓斥幾聲，行到階前方才駐足。

月光照亮庭內一張胡榻，阮攸寧抱膝坐在光暈中，引頸望月，青絲鋪散，瑩瑩玉足從裙底探出，腳趾微蜷，珍珠般圓潤，透著薄粉，纖指有意無意撥弄著踝間銀鈴。

鈴——鈴——洩露主人無盡心事。

滴翠輕歎。入春後，姑娘就一直住在登州，代替老爺夫人在祖母身邊盡孝，原是打算過完中秋再回的，然幾日前姑娘不慎從閣樓上摔下來，當時就不省人事，大家嚇得夠嗆，好在很快就甦醒，並無大礙，只膝蓋擦破點皮，塗了膏子沒幾天也好了，但不知怎的，姑娘醒後就抱住她，又哭又笑。

老太太以為她撞了邪，忙去寺裡求靈符，日夜守在旁邊，焚香祝禱，姑娘恍惚了幾日終於好轉，又著急忙慌的讓人收拾東西回京。

大家見她神色不對，不敢忤逆，隨意收拾點東西就匆匆上路，日夜不歇，再有兩日便能入京，可偏就在剛才，山路夜行，車夫打個哈欠的功夫，最前頭的馬車就翻了，後邊銜頭咬尾的跟著遭殃。

馬和車都落了毛病，路是趕不了了，所幸人都沒事，湊巧阮家別院就在附近，他們便掉頭先來這休整。

瞧姑娘這失魂落魄的模樣，大抵是離京半年，想家了。滴翠近前，把鶴氅披她肩頭，「姑娘莫愁，馬車很快就能修好，耽誤不了。」

阮攸寧心不在焉地唔了聲。

滴翠想給她鼓勁，笑道：「聽說程家公子已經登門求親，京裡多少姑娘都中意他，可他眼裡只有姑娘您。姑娘嫁他，郎才女貌，又是親上加親，日後定有好日子過。」

阮攸寧磐石般的身影忽而一晃，扯了下嘴角，沒說話。

是啊，程俊馳，俊采星馳，端看家世相貌，真是人如其名。錦衣衛指揮使之子，她的好表哥，瀟灑風流，打馬過長街，不知撞開多少姑娘心扉。

若非親身經歷，她又怎會相信那樣疼寵她的夫婿竟會在衛國公府倒臺後，為了避嫌、謀取富貴，明知蘇祉對阮家恨極，還默許他將自己搶回宮中。

那日的一幕幕像鑿子鐫在心頭。

朱紅宮門緩緩向兩側打開，她站在門洞正中，茫然凝望前頭一扇又一扇更深遠的宮門，渺小得不值一提。

內侍奉命將爹娘的屍首抬至她面前，手絹從阿娘手上滑落，血痕滿佈。

蘇祉輕撫玉扳指，漫不經心地踩上去，「阿鸞莫怨朕，這都是你們阮家欠朕的。」

那是她第一次見蘇祉笑，配上他的俊臉，很好看，後來再見這笑，便是每夜夢中。

Crescent

噩夢！
阮家是世代功勳，老衛國公曾在沙場上為先帝擋過一箭，重傷身亡，故而先帝對阮家格外愛重，命其子孫日後定要善待阮家人，即便犯下重案，也只能在牢中賜死，不得株連，這道旨意至今還供奉在阮家祠堂。
她的爹爹，如今的衛國公，乃大鄴第一勇將，持身中正，不涉黨爭，只忠於君上，身上流的每一滴血、受的每一道傷，為的都是大鄴，所以她至今想不通，蘇祉的話究竟何意？
好在一切還能重來。
她新生的這年，蘇祉尚未登基，還是東宮太子，蘇硯也沒造反，家人都健在，她還能視物，所有的悲劇都還未開始。
兩世為人，她堅信定是祖父亡靈庇護，保她重回出嫁之前。男女情愛，鶼鰈情深，不過如此，可同福卻不可共禍，她已看透。
這輩子，她絕不能再嫁給程俊馳，更不能任由蘇祉迫害阮家。
婚事這幾日便會敲定，她必須儘快行動，兩家畢竟是親戚，程家的顏面她可以不念，爹娘的名譽她不能不顧，得想個萬全法子……
月影漸高，耳畔傳來零星蟲語，已是三更天，婆子來報，說屋子都已收拾妥當，可以就寢。
阮攸寧點頭，同她們道聲辛苦，讓她們早點去歇下，自己也隨滴翠一塊往廂房去。
一路上她都心事重重，滴翠只當她是思家心切，變著法兒逗她開心，行至門前，見房中並未掌燈，登時柳眉倒豎，「定是她們又躲懶了，看我明日不收拾……啊！」
刺耳的尖叫一下驚醒阮攸寧，她猛地抬頭，但見屋門敞開一道縫，滴翠正被一股蠻力往裡拖，她忙抓住她小臂，抵住門框使勁往回拽，豈料門霍然洞開，兩人都直直跌進去，寒光一閃，亮晃晃的匕首就橫在了她頸間。
「別出聲！否則刀劍無眼！」嗓音沙啞，血腥味排山倒海而來。
滴翠嚇白臉，癱坐在地不知所措。
阮攸寧驚了一瞬，皺皺鼻，待習慣屋內腥臭後神色便舒緩下來，狀若不經意地向後瞟，櫻唇輕勾，莫名在蒙面人心房敲落個不安的鼓點。
月光穿堂入戶，阮攸寧瞧見地上橫七豎八躺著幾個丫鬟婆子，都是方才被指來收拾廂房的，看樣子只是昏厥，並未受傷。她鬆口氣，視線移至床上，波瀾不驚的面容霍然裂開一道口。
床上有人，男的！
光影順帳幔細縫鑽入，細繪他側顏，鼻梁巍峨如山，眉心緊皺，肌膚是氣血不足的蒼白，卻絲毫不減他眉宇間的俊逸。他靜靜躺在那，彷彿超然世外的神祇臥在雲頭打盹，可白衣叫血染紅，滿帳鵝梨香也掩蓋不住周身死氣。
是蘇硯。
「王爺厭極了妳這個禍水，只想妳死。」
鬼魅般的聲音迴蕩耳邊，她目光筆直落在帷幔上，神色漠然，雙手卻緊握成拳。
前世，他們僅有過兩次交集，第一次他害她失了眼，第二次他叫她丟了命，以為

Crescent

這輩子終於能躲開，可萬萬沒想到，她都還沒進京就……果真是陰魂不散！
蒙面人壓低匕首，威脅滴翠，「快！去拿紗布和金瘡藥給床上那人包紮，膽敢怠慢，她小命難保！」
他偽裝得不錯，阮攸寧還是聽出他中氣不足，傷得應不比蘇硯輕，卻還在為他奔波，倒是個忠心的。
「你可知我家姑娘是誰？你若敢動她一根頭髮，叫我家老爺和公子知道去，脫層皮都是輕的！」滴翠銀牙暗咬。
蒙面人恍若未聞，冷笑，「妳再不去，我就先叫妳家姑娘脫層皮。」邊說邊示威性地揚揚匕首。
「你！」
「滴翠，就照他說的去辦。」
「姑娘！」滴翠氣急敗壞。
阮攸寧眨眨眼，輕快道：「放心，我沒事。」
她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這點小風小浪她還沒看在眼中，更何況他們只是想尋藥療傷，並不會傷人。
蒙面人瞇眼凝視她，眸光閃爍不定。
滴翠拗不過，恨恨跺兩下腳，轉頭出去。
屋子安靜下來，只聞更漏聲滴答不絕，蒙面人因身上的傷，精神漸漸不濟，架在阮攸寧脖子上的匕首卻不見鬆。
不是不能鬆，是不敢鬆。
他背王爺躲進來之前已經打探過，這間宅子住著某戶大家小姐，女眷居多，對王爺威脅甚小。沒想到這麼個花朵似的小姑娘，見了刀光非但不慌不叫，還能鎮定地安撫自己的丫鬟，此等心性，連王爺都不遑多讓。
當然，他不會知道，這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幾日前才拿刀抹了脖子。
倘若她是友，他倒是能輕鬆不少，但若是敵……握著匕首的指根緩緩收緊些。
阮攸寧仍是做出無知狀，吹鼓兩腮，兩排濃睫垂覆，白嫩嫩的手指頭不停纏扭手絹，打發時間。
對於蘇硯這人，她其實知之甚少，只知他生母徐婕妤並不受寵，生他時就血崩而亡，他自小養在蘇祉的生母賢妃娘娘膝下。
母族凋零，他又無親手足依仗，蓋因三歲能吟誦，五歲能作詩，是個百年難得一遇的神童，才甚得帝心。其他皇子封王後就早早遷出皇宮，闢府獨居，只有他，最早受封親王，卻還能一直留在宮中伴駕。
眾人暗忖，倘若不是十三歲那年莫名其妙的大病，他被迫離京休養，現今東宮的主人就該是他了。
前世，他就是在這年回京的。
七年蹉跎，曠世之才如曇花一現，他漸漸淡出大家視線，甚至宮中舉辦家宴都會忘了邀他，直到後來他扯旗起事，屢出奇兵，以少勝多，憑雷霆之勢從蘇祉手中奪下大半江山，眾人才幡然醒悟，什麼神童隕落？呸！分明是神童讓他們隕落！

Crescent

如此推算，這個蘇硯大概同她一樣正在回京途中，只是不巧遭人伏擊，命懸一線。
可他此時明明已經開始藏拙，連陛下都不甚在意他，究竟是誰慧眼識珠，這麼快就盯上他了？
思索間，屋外傳來慌張腳步聲。
「姑娘，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外頭烏壓壓的來了好些人，說咱們家窩藏逃犯，正嚷嚷著要進來搜屋子呢！」
阮攸寧剛想開口，架在脖子上的匕首驟然壓緊，蒙面人先吼道：「讓他們走，一個都不准放進來！」
匕首在阮攸寧頸間印出一絲紅痕，滴翠怕匕首傷到她，硬生生將腳撤回門檻外，急紅了眼。
他反應如此劇烈，想來這夥人應當就是暗殺蘇硯的刺客，行事如此大張旗鼓，又無所畏懼，莫非是……
阮攸寧嚥了嚥口水，「妳可瞧清他們長相了？」
「就瞧見了那領頭的。」滴翠邊說邊圈起拇指和食指比劃，「左眼下有塊這麼大的青痣。」
阮攸寧倒吸口氣，笑意從嘴角淡去。
是馮驥，蘇祉手底下最得力的人，那來人果然是……原以為遇上蘇硯已經夠倒楣，不料更慘的還在後頭。
帕子叫她揪扯得沒了形狀，嫩白手背漸漸爬上青色的蚯蚓，但越是這種時候就越需要冷靜，她深呼吸，用力閉了閉眼，靈臺慢慢恢復清明。
蒙面人見外頭火光越聚越多，滴翠卻一動不動，胸口猛烈起伏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再不把他們趕走，妳家姑娘就真沒命了，我說到做到！」
滴翠眼中掛淚，同他吵開，劈里啪啦，跟放炮仗似的。
「夠了！」話語從那嬌小身軀中傳出，聲音不大卻氣勢十足。
兩人皆怔，直著眼睛面面相覷，一時都不敢言語。
「你可還想救他性命？」阮攸寧挑起一邊眉睨他，眼波嬌俏，帶了點算無遺策的倨傲。
蒙面人略略恍神，眼前這副形容，依稀就像王爺站在他面前運籌帷幄。他垂眸忖了忖，艱難地點點頭。
阮攸寧也不廢話，轉頭就吩咐滴翠，「莫慌，知會阿七叔，讓他照我說的去做。」

前院燈火通明，人頭攢動。
幾個虎背熊腰的壯漢腰挎長刀，面目猙獰，圍堵在門口，同院中人對峙。
阮家別院遠在京郊之外，四面環山傍水，除卻主家人外平時甚少有人來訪，丫鬟婆子頭回見到這種陣仗，俱躲在廊柱後，貓腰縮脖，交頭接耳。
張七是阮家管事，也是這回負責護送阮攸寧回登州探親的主事人。
幾日前阮攸寧從閣樓摔下的事還堵在他胸口，今日回程的馬車又出了狀況，他心有餘悸，剛到別院就親自佈置防衛，唯恐她再有個閃失，但偏是怕什麼來什麼。

Crescent

憑他多年在老爺身邊執鞭墜鐙的經驗，這夥人絕非善類。
他定了定心神，含笑抱拳上前，「敢問各位好漢深夜到訪，所為何事？實不相瞞，主家夫人此時正在後頭產子，實在見不得這等兵刃暴戾之物，倘若諸位無甚大事，可否先迴避，也莫叫產房汙物髒了身不是？」
風燈幽幽，照亮底下青石地，馮驥站在光暈和昏暗交錯的邊緣，細眼微瞇，不辨喜怒，左眼下的那塊青痣卻彷彿凝結了一夜寒霜。
他並未搭理張七，挎刀直往裡闖，張七忙上前阻攔，卻被他身邊的兩個隨從擋開。
長夜寂寂，月光泠泠，越靠近後院，婦人的尖叫聲越大，撕心裂肺，聞者無不毛骨悚然。
滿院燈火通明，每一聲尖叫都伴隨穩婆的鼓勵和吩咐，丫鬟婆子面如土色，一列捧著新燒好的乾淨熱水魚貫而入，另一列又捧著血水魚貫而出。
產房門口還設有一方香案，當中供奉著一尊小巧的白玉送子觀音，前置四足雙耳貔貅臥鼎，鼎中正徐徐焚吐著青煙，三個尼姑正跪在蒲團上，閉目誦經祈福。
馮驥立在影壁旁，放眼望去，眉心凝結出小疙瘩。他自小嗅覺靈敏，方才就是循著血腥味追蹤到了這，可眼下這間院子裡充斥著血氣，徹底攪亂了他的分辨力。是巧合還是有人刻意佈局迷惑？倘若是後者，這幕後之人又該是何等心計……
又一盆剛擦過的血水從他身邊經過，他甩開大氅忙不迭退讓，避如蛇蠍，眼中嵌滿嫌惡。
張七跟在後頭匆匆奔來，先提了個丫鬟問話，得知裡頭還沒動靜，眉毛立時垂成「八」字，命她們都警醒些，又打發人去尋郎中，吩咐完這些，方才執禮近前，「這位爺，您都看到了，咱們這真沒有您要找的人，只有個待產孕婦，幾位爺都是英雄好漢，叫產房裡的髒東西汙了身可就遭了。」
馮驥橫眼睨來，他立馬將嘴閉成河蚌。
慘叫聲仍不絕於耳，驚起幾隻寒鴉。
馮驥撚著刀柄，鷹眼細細打量每人神色，一絲一毫也不肯放過，但只站在原地，再沒靠近一步。
後頭跑來一人，附在他耳邊說了句話，他眉頭攢得更緊，最後瞪眼產房，甩袖離去。
張七哈腰跟在後頭，說了一大車奉承話，在門口目送他們離去，直到人影縮成豆子大小，他才卸下雙肩重擔，抬袖捏把汗，隨手指了個丫鬟，「去，告訴姑娘一聲，人都打發走了，讓她放心。」
「是。」小丫鬟欠了欠身，碎步往產房去。
滴翠聽完傳話，吁口氣，朝屋裡打手勢，坐在窗邊的「產婦」和「穩婆」鬆了口氣，收起嗓門，捧茶潤嗓。
蒙面人原是探長脖子望著屋外，此時轉頭看向床帳。
幾個丫鬟正井然有序地幫蘇硯換藥包紮，血衣褪下，露出精壯的胸膛，如玉雕成，她們臉上飛起紅霞，腦袋垂得更低。
蒙面人懸著的心終於落定，視線落回阮攸寧身上。剛才雖然她答應幫忙，但他不

Crescent

放心，一直沒敢放鬆匕首，還架在她脖上作要脅。
這麼短時間就能想出應對的法子，不僅打發走了馮驥，還不耽誤為王爺治傷，此等智謀，若為男兒，定能在朝堂有所作為，可她是如何知曉馮驥極度厭惡女人的？
燭影在眼底跳動，他眸光也隨之閃爍，忖度再三，他欲開口探問一二，忽覺腦中昏沉、四肢無力，用力閉了閉眼，驚見大腿傷口處落滿白色粉末，力氣就是從這散去的。
究竟什麼時候中招的？他愕然抬眸，正對上那雙嬌俏杏眼，凝含朝露，顧盼生輝，只是這回又添一層狐狸般的狡黠。
「妳、妳……」
話未說完，他就「咚」的一聲——不省人事了。
阮攸寧抖開帕子，拍落一手殘末。上好的迷香粉，幸好隨身備了一份，否則就真要吃虧了。
滴翠蹬蹬跑上前，圍著她從頭到腳細細打量，生怕她少一根頭髮，見她無事，緊繃的神色才放鬆了，她踹了踹蒙面人的胳膊，呸道：「姑娘放心，我這就叫人把他們捆起來，明日一早便送交官府。」
阮攸寧叫住她，「把他帶下去，另尋間廂房，給他治治傷。」
滴翠瞪圓眼，「姑娘，您莫不是昏了頭？他剛才可拿刀子威脅您呢，您還要救他？」
阮攸寧緩慢地點頭，彎眼一笑，抄手往床邊走去，丫鬟們躬身退開，給她讓道。
床上那人已換了身乾淨衣裳，傷口也都包紮妥當，只是人還昏睡著，全然不知自己剛在鬼門關走了一遭。
比起前世春宴上的驚鴻一瞥，現在的他五官並無太大變化，只是氣韻要更溫雅可親些，皮膚瑩白，一雙劍眉斜飛入鬢，眉峰卻不顯，眼角微垂，幾多溫柔，真真是芝蘭玉樹，世間最好的畫師也描摹不出萬分之一的神韻。
阮攸寧鼻裡哼哼。
方才她真恨不得拿草席子把他一裹，再紮個漂亮的蝴蝶結，直接丟到蘇祉面前，讓他們兩兄弟自己打去。
可轉念一想，他是未來皇帝，是這世上唯一能和蘇祉分庭抗禮的人，前世沒她幫忙，他照樣能躲開明槍暗箭，混得風生水起，既然結局無法改變，那她為何不提前賣他個人情，興許日後能成為阮家的救命符……這口悶氣便消了下去，但也沒完全消乾淨。
她氣鼓兩腮，小爪子在他胳膊上用力一擰。
哼！讓你清君側！
光潔如玉的肌膚泛起紅痕，她拍拍手，長出一口氣，頓覺通體舒暢，爽！
正喜孜孜轉身，身後的人忽然開口，聲若擊玉，氣若游絲。
「阿……鸞……」
第二章　夢中女子出現
阮家別院外的竹林。
月華如練，水幕般傾瀉竹林間，疏枝篩出斑駁月影，一輛石青帷飾銀螭繡帶的黑

Crescent

漆齊頭三駕馬車停在竹影昏暗處，駿馬呼哧打響鼻，啃嚼地上青草，聽見腳步聲，豎起雙耳。
馮驥頂著一身風霜寒氣闊步趕來，在馬車前猛然止步，畢恭畢敬行禮，「殿下，人不在。」
車內並無反應。
馮驥雙眉微微皺了皺，遲疑半晌，蹬上車轅，輕輕推開虛掩的車門。
車廂內設寬大座椅和釘死的小几，座上鋪著薄薄的錦褥蓉簟，底下是繡有緋色牡丹的波斯毯，柳嵐香娉娉裹裹，富貴又典雅。
蘇祉支起一膝，斜臥幽幽珠燈下，纖長的手指撐起額，一雙細長的眼靜靜闔著，長睫在眼瞼下扯出小塊弧影，一動不動，像是睡著了。
「殿下？」馮驥嚥嚥口水，又喚了聲。
人未動，几上鍍金鑲玉的鳥籠先吵鬧開，金絲雀撲騰雙翅，嘰嘰喳喳四下亂竄，毛色極豔麗，各個角度會流轉不同光澤。
「你嚇到孤的鳥了。」
冰寒聲線如刀切過耳畔，馮驥心頭陡然大跳，膝窩一軟便跪下來，中衣濕透，「屬下冒犯，請太子殿下降罪。」
座上人卻不開口，連眼皮都未曾抬過。
氣氛凝重，馮驥喘息都帶著小心，彷彿被人從腦袋頂上鑿下根銀針，三魂七魄都順著針尖滋溜竄走，將別院裡的事一五一十稟報完就趕緊閉上嘴。
蘇祉掀開眼皮，漆黑的眸子裡雲遮霧繞，屈指輕叩膝蓋，心緒藏在雲深不知處，良久才啟唇，「就這麼回來了？」
馮驥頓時汗如雨下。
輔佐太子多年，他豈會不知，這個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金尊之軀，大鄴未來的主人，其實是個喜怒無常的瘋子。這問話可大可小，端看怎麼回。
汗水在絨毯上暈開一片不規則水痕，他小心翼翼補充，「屬下剛剛收到消息，這附近……有錦衣衛出沒。」
蘇祉面色一凜。
他立時伏低不再多言，也不必多言。
因賢妃娘娘的死，鄂王早已成太子心尖的一根刺，哪怕人家大勢已去，依照殿下的脾氣，眼裡也再容他不下，趁人回京前就解決掉是最一勞永逸的法子。
可誰能想到，十拿九穩的一次暗殺，居然讓煮熟的鴨子飛了，他本想盡全力搜捕，將功折罪，不想又遇上了錦衣衛。
錦衣衛就代表陛下，誰敢當著陛下的面殺人？
是不是陛下有意為之，他不敢斷言，倘若是，又說明什麼？鄂王，一個無權無勢的閒散王爺，錦繡堆裡的擺設，還有什麼值得錦衣衛勞師動眾的？
籠中金絲雀終於鬧累了，棲在架上，張著圓溜溜的黑豆眼，天真地望過來。
蘇祉眼帶寵溺，含笑伸手，小傢伙立馬蹦了過來，低頭磨蹭他指背，待牠蹭了好一陣，他才收回手，拇指摩挲玉扳指，幽幽吐出一字，「回。」

Crescent

馮驥如蒙大赦，正要下車，又被叫住。
「去打聽打聽，這家主人是誰，今日冒昧登門，多有叨擾，合該備份厚禮致歉，也好為這新降世的麟兒慶賀一番。」
蘇祉挑開簾角，瞇眼覷向竹林外若隱若現的青磚黛瓦，似笑非笑。
馮驥聽懂他的弦外音。殿下果然是不信的，倘若這家沒有新生兒，就要攤上大麻煩了……

蘇硯昨晚又作了那個夢。
子時中夜，一輪淺淡鏡月高懸於空，金堆玉砌的桂殿蘭宮，門楹上刻名「鸞鳴宮」，四下悄然無人。
他踟躕階前，不敢妄動，忽有銀鈴聲響起，一女子娉婷踏音而來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白綾覆眼繫於腦後，青絲糾纏綾帶，翩翩舞於長風，如詩如畫。
他雙目脹澀，胸膛像被巨石碾壓，畢生所有辛酸苦楚均被鈴聲調動，齊齊湧上心頭。
她是誰？
他好像知道，名字就在嘴邊，張口卻啞然，想上前詢問，面前卻赫然立起座透明牆壘，憑他如何撕心裂肺的捶嚎都無法叫對面人聽見。
一牆之隔，恍若兩世，痛苦在心中盤踞到頂點，他猛然驚醒，滿面冷汗，絞痛之感彌久不散。
晨光流淌，照得帳幔水光瀲灩，啾鳴婉轉，縈繞窗櫺，他揉捏眉心，凝望帳頂黑灰色的富貴海棠紋，長出一口氣。
自十三歲離宮起，這個夢就一直斷斷續續作到現在，成了他心頭一大疙瘩，彷彿尋不到夢中女子，自己也甭想睡個踏實覺。
他撐坐起身，狐疑地溜眼四周，停在枕邊半舊的衣裳上，忖了忖，還是穿戴好，推門出去，左肩撕痛感幫他一點點拼湊完昨日記憶。
深色的血，深色的夜，而今回味仍叫他心驚肉跳。他那四哥，從來就不是個省油的燈。自己才剛回京，連城門都沒摸到，他就這般迫不及待了？他嘴角扯起個嘲諷的弧度。
最後的記憶停在他為黎紹擋下致命刀，黎紹背起他打馬狂奔的一幕。就目前的情況看，最後兵行險招，招來錦衣衛逼退蘇祉，是他賭對了，只是……他這是在哪？
一路行來，亭臺林立，花卉周環，清風抖落銀杏，鵝卵石徑積了厚厚一層，好似下了場墨黑的雨。
他平平掃了眼，又平平收回視線。
黑、白、灰，自出生起，他眼中便只有這三種顏色，也是他離京七年，在無人問津的普華寺討生活的主色調。
生於錦繡膏粱地，一朝扒下皇子衣。
他睡過穿風漏雨的房屋，蓋過滿是蟲霉的被褥，日日對著一碟青瓜，一碗薄粥發

Crescent

愁，還要時刻提防那無處不在的暗箭。
他雖不貪慕權勢，但似他這類人，失了勢便會死，而今好不容易回來，可不能就這麼平白丟了性命。
水聲潺潺，他闊步行進，轉過一處拐角，步子陡然凝滯，抬手掐自己一下……疼！竟然不是夢……

芙蓉榭旁的池塘，阮攸寧蹲在拱橋上，捧著腦袋，同水中幾尾紅頭胖鯉魚大眼瞪小眼，沒察覺身後站了個人。
鸞、卵、亂……是了，他喊的一定是，亂！
她拍拍胸脯，眉目隨之舒緩。
那「亂」字前頭又是什麼，安、俺……反正肯定不是「阿」！
蹲久了腿麻，她扶著欄杆顫巍巍起身，眼前景物忽然變得虛浮，身子不受控地往後栽，她原以為要摔倒，一雙手卻從後面伸來，穩穩扶住她。
清苦藥味盈滿鼻腔，阮攸寧微愣，茫然抬頭，男子的臉明朗如玉，唇邊帶著淺笑，黑白分明的眼眸藏著千山萬水，此刻卻只容下她的身影。
她卻魚似的彈開，退開數步，披帛沒及時抽回，卡在他手腕邊，她嘗試拽了拽，可蘇硯非但不放，還捧在手裡細細端詳。
最尋常的茱萸卷雲紋，同宮裡繡工更加繁複的紋樣比起來算不得稀奇，只是……竟然有顏色？
他還想細辨，披帛已滋溜竄走，視線隨之移去，但見披帛的主人蹙著兩道柳眉，愕然凝睇著他，襦衫羅裙，兩頰生暈，櫻唇輕嘟，似一隻警覺的小松鼠。
黑白沉悶的世界，就這麼猝不及防地鮮亮起來。
唇紅齒白……這便是紅？他不禁溫柔了眉眼。
可他才上前一步，她立馬倒退十步。
「王爺身上可大好？」阮攸寧斂衽福禮，語氣不鹹不淡。
蘇硯挑起精緻的眉，沒說話。
她忙解釋，「昨日幫王爺包紮傷口，在褪下的衣物裡瞧見了您的令牌，故而才知您就是鄂王殿下。」
蘇硯頷首微笑，主動讓開一步，長揖道：「救命之恩，無以為報……」
「那就別報了。」
蘇硯一噎，詫異看去。
就在他低頭的幾息功夫，小丫頭已經快退到橋尾，小腦袋偏歪著，漫不經心地盯著一叢芭蕉，假裝什麼也不知道。
他失笑，「姑娘很怕我？」
「不敢。」阮攸寧咧出個大大的笑，雙腳很誠實地往後磨蹭一小步。
這還不敢？蘇硯雙手環胸看著她，面露無奈，實在鬧不懂，自己才剛醒來，什麼也沒做，好心好意想報恩，怎麼就叫她嫌棄上了？
因著前世的事，阮攸寧現下很不待見他，只想腳底抹油快點離開，眼角卻自作主

Crescent

張飄過去。
他老實站在橋上，沒再靠近，眉眼間帶著一點笑，人略清瘦，肩背筆直，衣袂隨風飄拂，三分病態，七分風流。別院裡其實有爹爹和阿弟的男裝，她為報前世的仇，故意給了他一身下人衣衫，他卻硬是穿出了仙風道骨之感。
她拉下嘴角，不高興了，想走，可被這麼大剌剌盯著也不好走，隔著半座橋，同他僵著。
日光滿撒，池塘金光粼粼，清風湧過，輕輕撩動耳畔幾根鬢髮絲，衣襬拂動玉玨，發出一片悠長脆響，也不知飄進誰的心裡。
「姑娘，姑娘，不好了！」滴翠腳不點地的跑來，在橋前剎住，奇怪地打量他們。
阮攸寧輕咳一聲，儘量讓語氣稀鬆平常，「何事這般慌張？」
滴翠朝蘇硯福了福，湊到阮攸寧耳邊，「姑娘，我才知道，這兒的廚娘最近告假回家，今日沒人張羅午飯。」
主家甚少來人，廚娘在與不在，大家都不甚關心，左右還能從庫房裡尋摸點熏魚臘肉墊墊肚子。
阮攸寧倒是不介意吃這些，但今日畢竟有個身分尊貴的傷患在，不好隨便打發。
她看了眼滴翠，滴翠登時把頭搖成撥浪鼓，沉吟片刻，拍著滴翠的肩凜然道：「速去寫一張告示，招個廚娘來，要求不多，能把飯蒸熟就成。」
滴翠苦著臉，「未免太倉促了吧。」
她鄭重道：「餓死事小，丟臉事大。我口述，妳執筆，先寫他個七八九十張。」
話還沒吩咐完，橋上飄來一聲輕笑，「姑娘若不嫌棄，我倒是能下廚。」
「啊？」她呆呆轉過臉。
蘇硯點頭示意她沒聽錯，「至少，飯能蒸熟。」
「這樣不好吧……」
阮攸寧訕訕錯開眼，還想推托，蘇硯已讓滴翠帶路，等她回神追上去，人已到廚房了。
不得不說，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，簡直玄妙。
這個幾日前還嚷嚷要「清」她的人，現在竟挽著衣袖在她家灶臺前炒菜，姿態瀟灑從容，完全看不出是個天潢貴胄，且身上還有傷。
君子遠庖廚，更何況，他可是未來皇帝呀！
阮攸寧驚呆了。
「能幫忙添些柴火嗎？」蘇硯笑吟吟問，顛勺的模樣也風雅得像執一卷經書。
滴翠嗯嗯點頭，擼袖子就上，阮攸寧彆扭著不想動，被她生拉硬拽了去。
柴火劈啪作響，魚被切成薄如蟬翼的肉片，整齊擺在盤中，蔥花在鍋裡頭滋滋吵鬧，香氣飄散開，主僕倆張著嘴，疑是銀涎落九天。
外頭忽然跑來一人，「姑娘，世子爺來了。」
阮攸寧正百無聊賴地撥弄柴火，聞言，眼綻精光，丟了木頭撒腿就跑。
蘇硯專心致志雕著他的蘿蔔，放任餘光追逐那花蝴蝶似的身影消失在月洞門外，神情紋絲不動，輕描淡寫道：「這位世子爺是……」

Crescent

滴翠心大，吃了人家東西，屁股就更歪了。「是姑娘的孿生弟弟，昨兒姑娘還給他去信讓他幫忙來著，沒想到這麼快就來了。」
是弟弟呀。蘇硯心頭一鬆，笑意轉濃，動作也輕快起來，連他自己都未察覺。
孿生姊弟本就少見，京中公侯又不多，排算一下，很快就對上號了，原是衛國公的掌上明珠，他竟不識。

書房裡，阮羽修扒在門框上，目光掃過排排書架，確認自己的寶貝珍藏沒少，這才拍拍胸口，緩過來氣。
阮攸寧翻個大白眼，照他腦門給了個榧子，「你就不能有出息些？一個大老爺，還是將門之後，見天捧著本《會真記》掉金豆子，好笑不好笑？」
阮羽修站直身，比她高出整整一個頭，輕鬆躲開，「姊，妳何時也學會了爹爹那套說辭？我不就愛看個話本子嗎，又不妨礙我上陣殺敵，怎麼就不許了？」
阮攸寧看著他，心中百感交集，面前這張嬉笑的白淨臉龐，慢慢與前世重合。
那時，爹娘雙雙罹難，他披麻帶孝，背著二老的牌位單槍匹馬殺入皇宮，尋蘇祉報仇，蘇祉欣然立在牆頭恭候，還命人將她請來。
夾道深邃，流矢如雨，她掙開宮人拚命朝他奔去，他也轉向她，面色蒼白，眼底佈滿爆裂的血絲，倒地前，卻還是努力給她擠出了個燦爛的笑。
直到死，他的膝蓋都不曾彎折過。
她的弟弟，是她的驕傲，這輩子，她要看著他驕傲地活著，會說會笑，會跑會鬧。
她平復了下心緒，抱臂威脅，「少來，我可告訴你，差事要是沒辦好，你背著爹爹私藏起來的這些寶貝，我一樣不留，全給它燒了！」
因蘇硯這個不速之客，她誤了回家的行程，可退婚之事又迫在眉睫，她便連夜寫了封信飛鴿傳書，讓阮羽修幫忙轉交給爹娘，讓他們二老在她回來前千萬不要應下這門親事。
不過他能這麼快就趕來，倒是她始料未及的。
阮羽修拍拍胸脯，「我做事，妳還不放心？」
阮攸寧眼裡閃光。
「看把妳緊張的，不就送個信嗎，有何難。」他不屑地哼哼，衣襬一撩，大搖大擺坐到凳子上，「就是……出了一丁點兒小狀況，不多，就一丁點兒，我發誓！」他忙豎起三指，指天道：「妳讓我轉送的信，我的確是交到了爹娘手上，只是、只是……」
聲音漸低，左顧右盼，「送信的時候，舅舅、舅母正好在家中，和爹娘商討妳與表哥的婚事，爹爹聽聞是妳寫來的信，就說都是自家人，沒什麼好顧忌的，讓我直接念。我前幾日又剛叫他數落，說讀書有氣無力，念得就大聲了些……當然也不是很大聲，旁人都不知有這事，也就冬榮那小子耳尖，隔了三堵院牆還能聽見。然後四位長輩的臉就……」他歉然笑笑，「大概就跟妳現在的臉一樣綠。」
阮攸寧眼前一黑。

Crescent

完了完了，爹爹最重顏面，這麼一鬧，她還退什麼親？沒得叫他拎出門子，家法伺候了！
她氣哼哼地踹凳子腿，「你成心的？」
阮羽修咕噥，「我哪知道妳寫信回來是要退親……」討好地拉她落坐，親自替她捏肩，「所以我這不是快馬加鞭趕來幫妳了嗎？退親有何難，只要妳一句話，我馬上就把表哥打殘！」
阮攸寧嗤笑，「然後爹爹就把你打殘？」
他眨巴眼，縮了脖子，乖乖幫她捶肩，半晌又問：「姊，這好端端的，妳怎就突然想退親了？妳不是挺喜歡表哥的嗎？」
阮攸寧凝神琢磨挽救的法子，沒搭理他。
他倒起了好奇，不住追問，「莫不是妳在登州住的這半年，心有所屬了？」
他越問越來勁，阮攸寧纏鬧不過，隨口扯道：「似他這種綿軟娘氣的男人，我最是瞧不慣，稍懂點花拳繡腿，正經連戰場都沒上過，就敢跟人指點江山，遇到點小病小傷像去了半條命似的。我要嫁就嫁個高大魁梧的英雄，能單手扛起一頭牛，那多威風！」
屋外，蘇硯停下腳步，看向窗子，眼神複雜。
第三章　退親有麻煩
阮羽修覺著姊姊這是拐著彎兒罵他，眼神登時就不對勁了。「姊，那照妳這麼說，咱們大鄴就沒人配得上妳了？這要是一頭豬能馱起一頭牛來，妳也嫁？」
阮攸寧哼笑，「一頭豬馱起一頭牛，這事算不算稀奇我是不曉得，不過……你這上趕著給豬當小舅子的勁兒倒是挺稀奇。」
「嘿，妳罵誰呢！」阮羽修嘶了聲，來之前他聽說姊姊最近一直悶悶不樂，心裡還記掛得緊，現下見她得意洋洋，小尾巴都快翹到天上，他心頭的大石也鬆快些。罷了，想損就損吧，她開心就好，左右也掉不了二兩肉。
「姊，妳要實在不想嫁，我就找人……把他打殘。」
阮攸寧捧臉的手改扶額頭，「你就別添亂了，好歹是親戚，打斷骨頭連著筋，總得給爹娘留點顏面吧。再說了，舅舅是什麼人？你把表哥打殘了，是想讓爹爹進詔獄還是想自個兒進去過個小年？」
話語方落，只聽屋外有笑語聲，「這好端端的，是誰想去詔獄過年？我倒是能幫忙牽線搭橋。」
修竹般的公子執扇大步朝這走來，容顏俊朗，修眉星目，笑容得體，一身雲錦深藍直裾燙得直溜，半點褶子也瞧不見，腰間垂著玉玨荷包，遠遠看去就兩個字——貴氣！
阮攸寧心卻揪成一團，瞪向身側。
阮羽修大搖其頭，低聲苦巴巴道：「真不是我帶來的！」
「阿鸞別來無恙。」程俊馳立在門外，朝她拱起兩手，袖子遮住他半張臉，眼皮微抬，目光綿綿黏在阮攸寧身上，撕也撕不下來。
他自做了錦衣衛就鮮有機會見她，現下又見，只覺她出落得越發明豔，仙姿佚貌，

Crescent

身段玲瓏，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嬌蘭，光是瞧著，滿心碎塵便都化作煙去，真不知抱在懷裡該是何等溫軟馨香。
阮攸寧受不了這油膩視線，眉心攢起，朝他略點頭，便轉身坐到角落。
程俊馳露出微微失望之色，旋即又笑吟吟靠近，「阿鸞離京這麼久，姑父姑姑都記掛得緊，眼下既已回京，為何還不回家？老是住在這別院算怎麼回事？」聲音極是溫柔，邊說邊伸手去摸她的頭。
阮攸寧略略側了下腦袋躲開，「別院裡景致不錯，入秋後紅葉似火，我還想多待幾日，賞夠了再回。爹爹和阿娘都沒說什麼，怎麼表哥倒先問起我的不是了？一會兒是不是還要把詔獄裡審犯人那套刑罰也搬到我身上？」
程俊馳望著半空中孤零零的手，發怔，「妳從前可是喚我馳哥哥的……」
阮攸寧語氣淡淡，「表哥你也說了，那是從前，我現在已經長大了，自然要更懂分寸，以及……」杏眼轉向他的手，微瞇，「男女之防。」
程俊馳手一哆嗦，像抓了把刺球，訕訕縮回去。笑容雷打不動，風度謙謙，摺扇卻在掌中嵌下一道深痕，可見心中不悅。
阮攸寧暗笑。裝，繼續裝，看你能裝到什麼時候！
「阿鸞既喜歡，那多待幾日也無妨，只是這姑娘家還是該留在家中，多侍奉父母才是，姑姑的繡工甚是出眾，阿鸞也該多在旁邊學習，莫要在外拋頭露面，折損妳的清譽。」
他仍站在原地，捨不得挪步，「前幾日我已登門向姑父提親，想著也該給妳個交代。」邊說邊摸出一枚玉，「小玩意，不值幾個錢，只當給妳玩的。」
阮羽修最通這玉石門道，草草瞥一眼，眼珠子差點收不回來，「表哥，這可是西域昆侖那邊的籽玉呀，千金難求，你管這叫小玩意？」
他一把搶來，哈口氣，抬袖輕輕擦淨，舉到眼前細看，只見那潤白中隱透著一抹碧翠，光澤流轉，水頭又似黃翡，頓時讚歎不已，「好玉！我長這麼大，還沒見過比這成色更好的。」
程俊馳腰背直挺起來，挑眉靜候美人道謝，卻只聽她懶洋洋道：「你既喜歡，那便送你了。」
那張得體的假笑，終於撬開一絲裂痕。
「謝謝阿姊，還是妳疼我！」阮羽修沒心沒肺地作了個揖，絲毫不察周遭尷尬氣氛，捧著玉，正想去太陽底下細看，身後忽響起一陣呵斥。
「我送妳的東西，妳當著我的面就轉手送了別人，可是不把我放在眼裡？」程俊馳眼中漾著薄怒，「所以妳才敢寫那樣一封信，還讓妳弟弟當著我父母的面念出來，叫你們阮家上下都聽見，存心羞辱我，羞辱我程家，是也不是？」
空氣凝滯。
阮羽修傻傻杵在門口，總算想通了，敢情兜了大半天，還是為了那封信。
可自己昨日就已經為這事親自帶著禮物登門跟他道過歉，他也豪爽地說「無心之過，不妨事，莫要傷了兩家感情」，現在怎又記在了心裡，還特意跑來跟阿姊問罪，也太小肚雞腸了吧……再說了，阿姊不過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實寫出來，真正

Crescent

闖禍的是他，與阿姊何干？有本事找他說話呀。
頭先他還奇怪，阿姊為何執意要退親，現在隱約有些明白了。
阮攸寧悠然抬起手，欣賞自己新染的纖甲，「表哥方才勸我回家，口口聲聲說是為了我女兒家名節考慮，可扭頭就送我一塊這麼貴重的玉，這又是何意？表哥你可是外男，私相授受，這會子怎就不記得我的清譽了？」
程俊馳一愣，生硬地錯開目光，「妳我即將成婚，我怎麼會是外男——」
阮攸寧直接打斷他，「表哥慎言！我待字閨中，尚未婚配，也從未與任何人定過親，你休得胡言，辱我名聲！」
程俊馳面色陰沉，再無半點君子風度，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姑父要妳嫁我，妳還能不嫁？」
「那我就等爹娘發話，輪不到表哥來這假模假樣地扮好人，拿一塊破玉要脅我！」
兩人俱梗著脖子，沉默對峙，屋子變得靜悄悄的，落針可聞。
程俊馳怔怔凝視她的臉，分明還是他朝思暮想的模樣，卻莫名有些不認識了。
明明上次分別前，她還藏在柱子後頭，只敢露出半張嬌面，才道一聲珍重耳朵根子就紅透了，不過短短半年時間，怎就生分至斯，她是真不想嫁給自己了？
可……那又怎樣？一個黃毛丫頭，孩子脾氣，眼皮子又淺，懂什麼？也罷，大不了再寬容她幾日，等將來過了門，自己再費心好好管教便是。
暢想她日後在自己身下承歡的媚態，滿腔怒火就跟露水見朝陽，一下就沒了影。
他低頭片刻，再抬起來，已然恢復進門前的溫潤，「那我就先回去靜候阿鸞佳音了。」
這親，他結定了！
說完，他就大步流星出門去，嘴角高揚，壓都壓不下來。可越走，他越覺後頭有陰寒視線刺向他背脊，回身打量，卻又不見異樣。
他今日趕來，除了質問外還有一事。
昨日父親派去追蹤昭雲舊部的人遞消息回來說，人是在這附近跟丟的，可他方才聽阮家姊弟倆說話的意思，似乎並不知此事，這又是為何？錦衣衛裡各個都是精銳，總不能看錯吧……

人已走遠，阮攸寧還漠然眄視大門，眼神毫無溫度。
前世他就是這副嘴臉，人前溫潤大度，堪稱君子，誆騙了所有人的眼，人後卻錙銖必較，自私自利，毫無擔當。
說是疼寵她，卻只是愛她的臉蛋和身子，當她是自己的附屬物，與桌椅板凳無異。
平時陪他睡個覺，幫著理理家，關鍵時刻更是能獻出去討好人，為自己消災避禍，謀求富貴。
這輩子，莫想！
可是要怎麼做呢？瞧他出門時志在必得的模樣，這親只怕更難退了。
她垂下兩道細眉，長吁短歎。
阮羽修看著手中的玉，回想送玉的人，心裡一頓噁心，見院子裡路過一個掃灑丫

Crescent

鬟，隨手將玉丟了過去，「喂，送妳了。」
小丫鬟捧著飛來橫財，不知所措，他已掉頭回去，搜腸刮肚地想著安慰的詞兒，忽覺出一絲異樣，抽出腰刀擋在阮攸寧面前。
「什麼人！」
阮攸寧從座上驚跳起，躲到他身後，探出半顆小腦袋張望。
四下寂然，秋葉打著旋，從廊外飄來，慢慢悠悠落在烏皮靴旁。
蘇硯不緊不慢地作揖，「我來是告知兩位，午飯已備好，可移步去用膳，無意偷聽，還望莫怪。」
他的笑意不帶任何攻擊性，阮羽修手裡的刀卻越攥越緊。
他平日雖吊兒郎當，但警覺性從沒少過，自認武功不差，對周圍的氣息更是敏銳，連爹爹都很難在他面前隱藏，可這人分明已經在外頭站了許久，若非故意暴露自己，只怕他還發現不了。
阮攸寧湊到他耳邊解釋。
阮羽修攢眉上下打量，終於從記憶的犄角旮旯裡拽出了鄂王這號人物，豁然開朗之餘是莫大的震驚和欽佩。
原來真正的高手都興裝病弱這套，改天他也試試，看來帝京裡要多這麼個人物，日後有的熱鬧了。
蘇硯視線落在他身後，滿室灰暗中，那裡是唯一的亮色，可現在那抹亮色也攏著一層淡淡的灰，明明剛剛在廚房還是明豔的……他心頭抽了抽，背在身後的手默默攥成拳。
「我雖無意聽聞，但卻有一拙計，可解姑娘之圍。」
阮攸寧半蔫的小腦袋蹭的一下支起，未料他竟也在看她，好像還盯了許久，心頭一跳，旋即低頭，縮回阮羽修身後。
說了能幫忙，卻得來這麼個回應，蘇硯這回能完全確定，她就是在躲他。上一刻跟那姓程的拌嘴，還是隻牙尖嘴利的小老虎，見了他就立馬洩氣成了貓。
為什麼？他長得真就這麼嚇人？俊美無儔的星眸暗了暗。
阮羽修全沒留意這周遭氣氛，快言快語道：「王爺真有法子？快說說，快說說。若能幫我阿姊脫離苦海，日後王爺有事儘管吩咐，我阮羽修定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「法子自然有，只不過……」蘇硯抿笑，「先吃飯。」
阮羽修「好好好」地滿口答應，趕了一晚上的路，千里良駒都累癱了，他又能好到哪去？摸著肚皮往外走，見阮攸寧不動，還十分貼心地伸手拉她。
阮攸寧不想吃蘇硯做的飯，更不想與他同桌，但是很想知道他的法子，心不甘情不願地被拽出門，抬眸，同他的視線不期而遇，那溫柔的笑意裡頭分明還有那麼一絲得逞！
阮攸寧氣不打一處來，發誓一會兒絕不多吃，氣死他！
然後她就成了席間吃得最多的那個。
反倒是一直嗷嗷喊餓的阮羽修沒能吃上幾口，敲碗抗議，「姊，妳再這麼吃下去，

Crescent

過不了幾日自己就能扛起一頭牛了。」
阮攸寧直覺就要反駁，可一張口，側臉被一道視線燙著，舌頭突然就不聽使喚了。
阮羽修等了半晌，見她雪玉般的臉蛋慢慢漲紅，黑眸左右亂竄，慢慢垂下，霍然抬起頭來瞪他一眼，又低了下去。頭回在口舌機鋒上嘗到甜頭，他一下抖起來，也不管她為何不駁，只順著話頭越說越來勁。
阮攸寧幾次要開口，目光向右一瞟，人就蔫了，只噘著嘴憤憤扒拉米飯。
「時下盛行慵怠之風，京中權貴各個姿態綿軟，阮姑娘身為將門之後，能秉持率真本性，不扭捏作態，飛揚跳脫，神采奕奕，實在難能可貴。」蘇硯語氣淡淡，垂首往茶盞裡蓄水，輕輕晃了晃，再倒掉，如此反覆幾次，待清洗乾淨後，又放回原處不用。
阮攸寧左胸口那塊拳頭大的地方，似有若無地蹦了下，不敢相信他在幫自己，眼瞼不動，眼珠滴溜溜轉過去，又滴溜溜轉回來，定了定神，下巴和嘴角一塊揚高。
「哼，就是。」
蘇硯瞥著眼角那點色彩慢慢恢復初見時的明亮，嘴裡喝著茶，心裡微醺。
阮羽修「好好好」地應了，細想，又覺這話更像是在鞭撻他。
今上登基後，四海昇平，朝中便興起重文輕武之象，武官見了文官都要自降三級，明明四面虎狼環伺，武將卻一味藏頭縮尾不思戰，就連爹爹也被迫雪藏良弓，而今大鄴國力強盛，自是出不了什麼大事，但長此以往，難保日後不會積重難返。
「要是昭雲十八騎還在就好咯。」他撥兩口飯，歎道。
蘇硯捧茶的手微微一顫，濺出兩滴茶，笑道：「想不到世子也愛好這些虛無縹緲的傳聞？」
阮羽修急了，「怎就虛無縹緲了？我朝開國之初，夜秦屢次來犯，高祖皇帝御駕親征，死守利州，糧草水源皆斷，若不是這十八人以命相保，如何等來援軍？又如何有今日這四夷來朝的盛世？
「後來這十八人雖都相繼離世，但昭雲軍的軍魂還在，朝廷不也保留了這『十八騎』的美名，專門拿來封賞軍功顯赫的戰士嗎？就拿許太后亂政說吧，要不是他們十八人與叛軍周旋，為援軍爭取來時間，這天下不就……」
「咳！」
阮羽修見阮攸寧怒目搖頭，立馬明白過來，悶頭吃自己的飯，只在心底默默補充完這句：這天下不就要改姓了嗎？
他素日口無遮攔慣了，差點忘記，眼前現就坐著個「蘇」姓皇族，眼睛從碗沿上抬起幾分，忐忑地打量，見蘇硯只微微一笑，專心品自己的茶，暗暗鬆口氣。
還真是位好脾氣的王爺，比他之前打過交道的幾個殿下都好，尤其是東宮裡的那位……
成為昭雲第十九騎，一直是他的夢想，這番話，他平時只壓在心底，在爹爹面前也不敢提，今日難得一抒胸臆，胃口大開，筷子動得飛快，很快就把這點不快拋諸腦後。「這菜味道不錯，就是品相差了點。」
「我自幼不辨顏色，色香味無法兼顧，叫世子失望了，慚愧。」

Crescent

兩道目光自左右齊齊掃來，蘇硯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語氣雲淡風輕，像在說別人的事。金芒映照他臉龐，白皙的皮膚恍若沾了一層細細的金粉，高潔得像九重天上的仙。
阮攸寧卻瞧出一絲寂寥，發著怔，恍惚想起前世失明以後的事。
那時候正值海棠花期，恰逢那年宮裡頭的西府海棠開得比往年都要好，蘇祉不知是出於愧疚還是存心示威，命人將宮裡頭能搜羅來的海棠都移入鸞鳴宮，擺在她面前，要她賞。
她撫摩花瓣，聽著宮人言不由衷地誇讚花美，臉上在笑，心如刀絞，賞花，對旁人來說是多麼簡單的事，簡單到不值一提，於她，卻難於登天。
從那以後，她絕不口提海棠二字。
她能理解蘇硯心中的遺恨和那種不願被視為異類而強裝無事的倔強，不是喜歡黑白才只穿黑白，而是別無他選。
她眨了眨眼，垂首繼續吃飯，吃得比之前還要開心，見阮羽修傻杵著不動，拎起筷子敲他一記。
「菜做出來是給你吃的，不是看的，還不快吃？這要是不好吃，就算你在上頭堆滿了花，還不照樣沒人吃？」說完便覺渴，隨手拿了茶盞斟水喝，菜是挺可口的，就是鹹了點。
蘇硯沒說話，心裡淌過一股暖流，目光落在茶盞上，似笑非笑。
阮羽修自知理虧，不敢造次，埋頭嚥下這啞巴虧，吃著吃著，抬頭看他們兩眼，低下去，又抬起來，嘴裡一陣酸。
不對啊，這明明是他家，他的地盤，怎麼最後倒成了他裡外不是人了？
一頓飯，差點將姊弟情分吃沒了，而修復這層關係的是蘇硯一番話，一番據說能幫阮攸寧收拾殘局的話。
「退掉這門親事不難，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好過，只要細細同他們剖白，他們不會不答應，不如先請世子回去求情，等二老心情平復以後再來接阮姑娘回去，好好商量。」
阮攸寧聽完，腦海中「匡噹」閃過三個大字——被騙了。
這也算法子？她捧著心口，歪躺在椅上，恨不得把方才嚥下去的飯菜全吐出來解氣。
瞥見蘇硯正附在阮羽修耳邊嘀咕，也不知說了什麼，阮羽修一拍大腿，對他又是作揖又是道謝的，同她道幾聲放心就風風火火出門去了。
蘇硯說了什麼？阮攸寧猜不透，見他出了屋子，忙追出去，隔開一丈遠，彆彆扭扭跟了大半天，咬著嘴唇，好不容易壯起膽子問了，他只低頭笑笑，什麼也沒說。
事關終身，她豈能輕易甘休？橫豎她現在已觸怒爹爹，不好回家，阿弟來消息前，就只能躲在別院，時間有的是，非要問出個所以然來。
她強壓住心頭怨氣，跟在他周圍，軟磨硬泡的，混久了心也變寬變大，追得更緊，用滴翠的話說，就像塊狗皮膏藥貼他身上，他要寫字，她便殷勤地幫忙磨墨，他要做飯，她就主動攬去添柴的活，就差幫他熱炕頭了。
Crescent

可他仍舊只有一個回答，就是沒有回答。
漸漸，阮攸寧意識到不對，她好像又被騙了，這人是不是壓根就沒想過要幫她，否則為何半個字也不肯透露？
她端著藥碗，十指緊扣碗沿，扣得甲蓋發白，將碗往滴翠手裡一塞，轉身回屋，再沒去找過他。
月亮越來越圓，樹枝越來越光，阮羽修一去就彷彿石頭落深潭，連個響兒也沒。
阮攸寧抱膝坐在胡榻上，呆呆凝望夜空，眼皮泛著剛哭過的嫩粉，寒風四面吹蕩，纖影幾乎與夜色融為一體，我見猶憐。
每年中秋，家裡都會設宴賞月，上下同樂，目下府中定是張燈結綵，其樂融融，只有她像一隻斷線風箏，隨風漂泊。
蘇硯送來的魚羹擺在桌上，早沒了熱氣。
翌日清晨，她還昏昏沉沉的就被滴翠從被窩裡強撈出來。
「鄂王府派了馬車來，現在就停在門口，要接王爺回去。」
阮攸寧一雙睫毛輕輕顫抖，慢慢睜開。他這是要逃了嗎？
滴翠覷著她，吞吞吐吐，「姑娘不去送送嗎？」
阮攸寧翻個身，繼續睡她的，闔眼，卻了無睡意，腦海裡忽然浮現出他那日吃飯時的寂寥模樣，胸口左邊慢慢軟了下去。
她歎口氣，擁被坐起，「走吧。」

Crescent